



早在1999年，劉占凱的老房子就曾被強拆，幸被中止。

作為抗日時期赫赫有名的「太行山鐵的子弟兵」平山團的敢死隊隊員，曾任聶榮臻元帥警衛員的劉占凱——九泉之下不得安寧。為國殺敵十多年、被譽為「革命老黃牛」的他，在去世29年後被「革了房」。2013年11月，劉占凱在河南省長垣縣的私宅被當地有關部門偷偷拆除，其兒子劉香亭為討回父親留下來的唯一遺產，與自己的孩子一起走上了漫漫申訴路，只是地方政府無視歷史，不僅拒絕承認老兵的房產所有權，還欲以上世紀80年代標準，賠償7,700多元了事。



1975年，劉香亭(中)幼時與父親(劉占凱)、母親在老房前合影。

河南長垣縣 夷平民宅無通知

抗日勇士房元帥衛士

香港文匯報記者接到爆料稱，抗日老兵劉占凱在河南省長垣縣的私宅日前被當地政府悄悄拆除，其遠在重慶的兒子劉香亭在房屋被拆若干天後偶然聽鄰居談起，才得知父親留下來的房屋已經蕩然無存。「房子就這樣不聲不響給拆了，別說賠償了，就連房子的產權，當地政府都不承認是我們的，非得說房子是公有財產。」



劉香亭感慨，父親劉占凱為國奉獻一生，死後卻連自己的住房也被強拆了。

劉香亭匆忙從重慶趕回長垣，只是昔日的舊房子已不復存在，只剩下一堆殘磚敗瓦。面對突然消失的房子，劉香亭深感憤怒又無奈：自從父親去世後，當地政府已經不是第一次想要拆除這所老房子了。

在劉占凱的孫子劉岩帶領下，記者來到長垣縣後街，只見一排排家屬樓前面是一片磚瓦廢墟。劉岩說，這房子是被長垣縣浦東區辦事處給拆除的，「說要建健身器材廣場。」

擊斃日軍高官 狙擊手屢建功
「老父親當年參加抗日敢死隊，經歷了無數次戰鬥，活著的時候什麼條件都不講，什麼都不要，最後離休時就要了這所房子。誰能想到政府連這都要強制收回呢？」如今已經年過半百的劉香亭欲哭無淚。

據劉香亭介紹，其父親1921年出生，1942年元月參加八路軍，歷任冀魯豫四區五團三營三連戰士、副班長、班長、士士，於1948年12月任司務長，1949年(新中國成立前)，集體從冀中區第三機動醫院轉業，後任人民醫院總務科科長，1982年在縣人民醫院離休。

簡單的履歷背後是大大小小死裡逃生的戰鬥。「我父親是射擊手，現在叫狙擊手。父親當年很厲害，曾打死過一個日本高級軍官，父親為此獲得2塊銀元獎勵。據劉香亭介紹，父親從參軍到轉業，總共獲得20多塊銀元獎勵。談起父親，劉香亭滿臉崇敬。

親歷百團大戰 勇救聶帥夫人
「父親所在的部隊是平山團，打日本鬼子最厲害的一個團，曾被聶榮臻司令員讚譽為『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』。」劉香亭小時候聽父親講過很多戰鬥故事。「比較大的戰役參加過百團大戰，還有在靈壽縣城一次戰鬥，380多個人最後只剩下80人左右。父親

可能是命大，每次都只是受些輕微傷，死裡逃生。」

「父親在部隊中所受的苦是難以想像的。他們曾經在齊腰的臭氣熏天的糞池中站了一夜，沒吃沒喝。」劉香亭說，很難想像父親和其他戰士是如何堅持下來的。

讓劉香亭記憶猶新的還有一件事，就是父親曾經做過聶榮臻元帥3個多月警衛，並救過聶榮臻夫人一命。「當時有一架偵察機飛過，聶榮臻夫人所騎的馬受到驚嚇不聽使喚，是父親及時安撫住馬匹，聶夫人才沒有從馬背上摔下來。」劉香亭說，聶榮臻司令員對父親特別好，還讓父親專門去學文化。「我小時候還去過聶榮臻家裡。」劉香亭不無驕傲地說。

敬業多獲嘉獎 奉獻不計報酬

劉香亭告訴記者，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，父親劉占凱隨部隊集體轉業到中原地區，幫助當地消滅「大肚子病」(血吸蟲病)，後來就在河南長垣縣人民醫院工作。「他特別敬業，被稱為『革命的老黃牛』。父親1985年去世，家裡光獎狀就有50多張。」「父親轉業時連轉業費都沒有要。老家平山的房子當時因為要修水庫給拆掉了，本來當地政府要補償，但父親最後沒要。」在劉香亭看來，父親具有那一輩人的共同特點：只有崇高革命理想，從來不談錢。

房屋遭強拆



劉香亭於1999年為父親房屋辦理房產證，內頁寫有父親劉占凱姓名。

律師：老兵產權無可爭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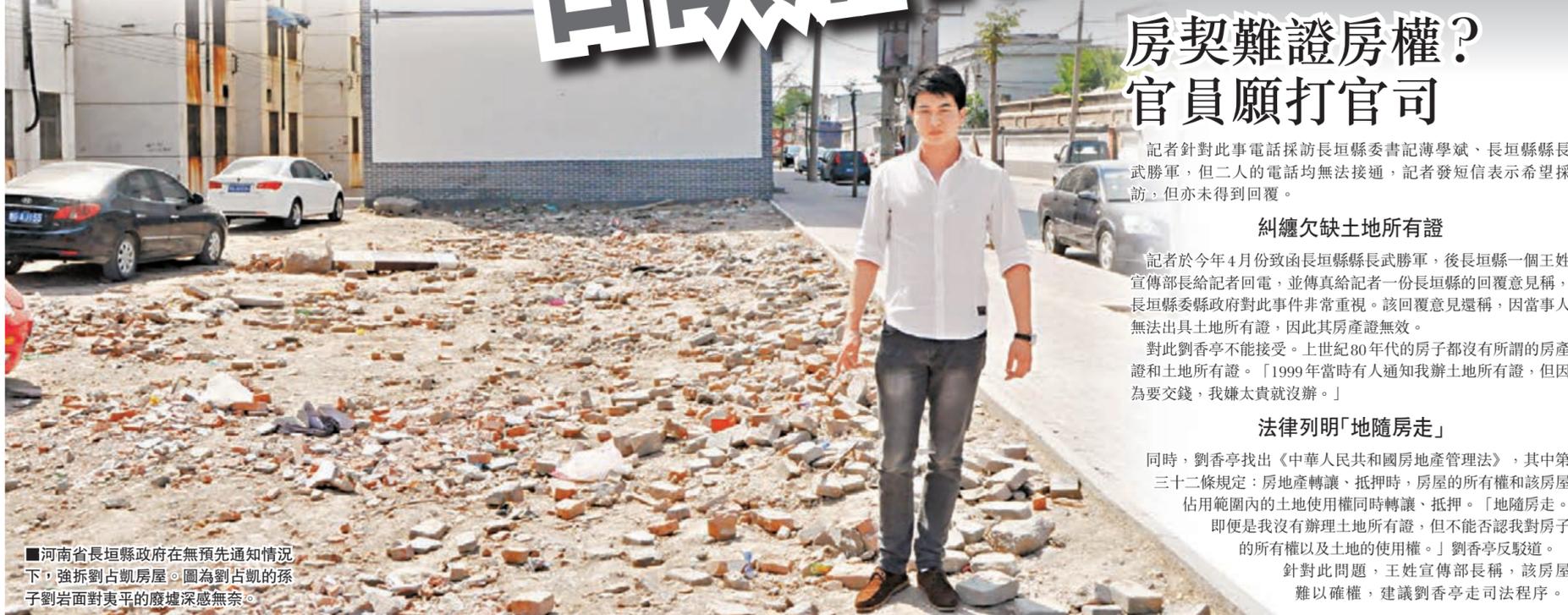
1982年12月10日，勞動人事部發布了《貫徹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規定中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》的通知，其中規定：離休幹部住房有困難的，就地安置的由所在單位負責優先解決。確實無力建房的基層單位，由上級主管部門或房管部門負責解決。跨省安置離休幹部的建房，原工作單位將所需建房費劃撥給接受安置地區後，由接受安置地區作為自籌基建優先列入地方計劃，並負責籌建、管理。各級離休幹部每戶的建築標準，可參照國家建築主管部門的有關規定確定。對到農村安置的，可酌情給予一定數額的建房補助費，補助標準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區制定。

同時記者在這一規定中還發現，離休幹部所需的各項經費，包括工資、生活補貼、糧食補貼、建房費等項，需由所在單位列入預算。

地方政府涉侵權 賠償須按市場價
河南千業律師事務所首席律師劉偉認為，抗戰老兵的離休安置問題屬於歷史遺留問題。他認為，劉占凱房屋產權不存在爭議，「只是需要按照現有的規定補辦手續。」

他說，從目前劉香亭所提供的材料不難看出，當時當地醫院沒有發放給劉占凱離休安置費，而是用房屋抵償。並且當時相關當事人都給予證明，可以完全確定房屋歸屬於劉占凱。

劉偉認為，當地政府在不告知當事人的情況下拆除房屋，屬於侵權行為。同時，當地政府應該按照市場價來進行協商賠償事宜。



河南省長垣縣政府在無預先通知情況下，強拆劉占凱房屋。圖為劉占凱的孫子劉岩面對夷平的廢墟深感無奈。

房契難證房權？官員願打官司

記者針對此事電話採訪長垣縣委書記薄學斌、長垣縣縣長武勝軍，但二人的電話均無法接通，記者發短信表示希望採訪，但亦未得到回覆。

糾纏欠缺土地所有證
記者於今年4月份致函長垣縣縣長武勝軍，後長垣縣一個王姓宣傳部長給記者回電，並傳真給記者一份長垣縣的回覆意見稱，長垣縣委縣政府對此事件非常重視。該回覆意見還稱，因當事人無法出具土地所有證，因此其房產證無效。

對此劉香亭不能接受。上世紀80年代的房子都沒有所謂的房產證和土地所有證。「1999年當時有人通知我辦土地所有證，但因為要交錢，我嫌太貴就沒辦。」

法律列明「地隨房走」
同時，劉香亭找出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》，其中第三十二條規定：房地產轉讓、抵押時，房屋的所有權和該房屋佔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、抵押。「地隨房走。即便我沒有辦理土地所有證，但不能否認我對房子的所有權以及土地的使用權。」劉香亭反駁道。

針對此問題，王姓宣傳部長稱，該房屋難以確權，建議劉香亭走司法程序。

排。誰知道用這7,000多塊錢換來的房子怎麼惹來那麼多爭議啊！」劉香亭無奈地說。

早年也曾遇強拆 確認產權解危機
為了保險起見，劉香亭還是在1999年7月為房子辦理了房產產權證，但是1999年這所老房子還是遭遇了其第一次的強拆危機。

據介紹，當時長垣中醫院蓋家屬樓想要拆除並佔有這所老房子。所幸時任長垣縣醫院院長滑愛民於1999年開闢證明，稱房子歸劉占凱所有。同時，據劉香亭介紹，當時長垣

縣政府鄧立章縣長組織縣政府、土地局、房產局、縣醫院等參加會議，再次確認房地產權歸劉占凱個人所有，並責令有關部門撤銷所有危害公民私有財產的行為。

然而，2013年本屆長垣縣政府否認了1999年的政府決議，認為劉占凱所辦房產證「不合法」。這讓劉香亭很不解，明明房產證是按正常程序由當地房管局辦理，並蓋有相關部門的紅章，怎麼說「不合法」就「不合法」了呢？
在2013年年底，該屆政府在沒有通知劉香亭本人的情況下將其個人房屋強行拆除，

並將其房屋內外所屬物件一併搬走。劉香亭多次找當地政府協商，但當地政府卻推三阻四不給解決。

3間房賠7700 無理沿用32年前標準
無奈之下，劉香亭走上了上訪之路，長垣縣衛生局於今年3月10日回函，承認被拆毀的三間房子屬於劉占凱個人所有，並建議該縣中醫院按照1982年的標準賠償7,700元。

對此，劉香亭覺得很諷刺。32年前的7,700元怎麼能夠跟現在的7,700元相提並論？他

還想知道，既然當地政府承認房子歸其父親所有，那為什麼在拆遷時還不履行告知義務，反倒要偷偷摸摸地「一拆了之」呢。

劉香亭對這份回函也感到莫名其妙。「被拆的房子屬於當年的長垣縣人民醫院，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要在長垣縣中醫院來賠付。再說，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跟長垣縣衛生局有什麼關係。拆我們房子的是浦東區辦事處，跟縣衛生局沒有關係。」

長垣縣衛生局相關負責人李珊珊回應稱，房子確實跟長垣縣衛生局沒有關係，只是因為劉占凱的原工作單位歸屬縣衛生局管理，當地政府便將上訪件轉給衛生局處理。

記者致電浦東區辦事處書記，他以外地不方便接電話為由拒絕採訪，並短信記者稱，此事已經交由長垣縣衛生局協調辦理。